

研 幾
北 溪
字 義

附補遺
嚴陵講義

圖



北明
五
年
八
月
廿
二
日



北溪字

義

附補遺
嚴陵講義

陳淳
王雋編著

中華書局

此北溪陳先生字義一帙。採取諸儒訓釋之根於理者。並附以己意。分門爲書。誠後學入道之門戶也。舊有版行於世。歲久湮訛。余同寅林君進卿與先生同郡。景行先哲。爲西廣參議時。嘗校正壽梓。以遺同志。曩進擢浙藩。遂留於彼。近因公暇。遐想舊書。不可復得。乃捐俸再爲刻之。凡一百葉。嗚呼。理學難明尙矣。林君於是書倦倦如此。其有志於聖賢之道哉。匪直景慕鄉先哲而已。前版余鄉胡大參希仁序之詳矣。此版余不慚重林君用心之勤。僭跋數語如右。

弘治壬子春三月望。後學分寧周季麟謹識。

北溪字義序

吾儒講學，原性命道德之微，察人倫日用之常，辨酬酢萬變之機，以明吾心全體大用，而所存者誠敬，所發者忠恕，斯可立大本，行達道，而成參贊位育功效。盡此心之量，而無歉焉。古昔聖神，明物察倫，故能盡性踐形而立人極也。爰自孔孟絕學不傳，世儒隨所意見，便私自學，發言措行，多昧至理。繇秦迄宋，千四百餘年，濂、洛、關、閩，儒輩出，而後斯道再明。心學有繼，閩漳北溪陳先生爲朱門高第，下學上達，貫徹本末，所著字義上下二卷，凡二十五門，究極根源，推明物理，由一本而萬殊，合萬殊而一本，毫分縷析，脈絡分明。其於性道仁義誠敬忠恕等字義，咸確有定論，不爲謬說異言所參雜。而道之體用，學之始終，因是而可明也。學者誠能熟繹其義，迺流尋源，由本達支，則孔子之一貫，顏子之博約，曾子之忠恕，中庸之性教，七篇之仁義，皆總括于是書矣。浙江參政林君進卿，先生鄉人也，自少講學，卽讀先生之書，而精察實體焉。嘗病舊刻訛謬，特加校正，敬重鋟梓，以惠後學。屬序一言于端，榮卯角時，先給事府君手抄是書授讀，遂於性理之說，略知推究。中歲提學廣浙，亦嘗衍繹先生辭旨，啓迪諸生，顧愚昧寡陋，弗克仰續遺休，第願吾黨之士，玩是編者，心領神悟，力任斯道，專志正學，俾漢晉以來，詐謀矯激，風流辭藻之習，盡不足以眩惑吾之趨向，則先生垂訓覺人之功，遠且大矣。用謹序此，爲讀者規。

北溪字義 序

弘治三年庚戌春三月朔。後學分寧胡榮序。

北溪字義序

道德性命之蘊。陰陽鬼神之祕。固非初學所當驟窺。苟不先析其名義。發其旨趣。使之有所鄉望。則終日汨沒於文字。有白首不知其原者矣。諸老先生。雖慮學者居下而窺高。然其所以極本窮原。發揮蘊奧。以示人者。亦未嘗有隱也。然皆隨叩而應。或得其一二。而無以會其大全。學者病焉。臨漳北溪陳君淳。從文公先生二十餘年。得於親炙。退加研泳。合周程張朱之論。而爲此書。凡二十有五門。決擇精確。貫串浹洽。吾黨下學工夫已到。得此書而玩味焉。則上達由斯而進矣。學者往往未見。溫陵諸葛珏來莆。一日是書恨見之晚。歸謀之永嘉趙崇端。鏤板以惠同志。俾莆田陳宓爲之序云。

舊序一

學以明道也。學者止從事於口耳之間，不究其源流本末，終不能以見道。其於全體大用，總無當也。道原於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，以至於無窮。其開精一之旨，固不可以言傳。惟聖人生知安行，自能徹始徹終，而猶云學而不厭，學者必須因流溯源，從未探本，真積力久，至於其候，乃自得之。故孔子欲無言，而曾子功候既至，方以一貫詔之。立唯無疑，子貢亦至多學而識之後，夫子始以一貫曉之。乃恍然於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六經四子，載道之書也。學者徒見其繁多，何知所爲一貫？夫道一也，原於太極，而貫於天人之際者，曰命，曰性，曰理，曰心，曰德，曰誠，曰中，曰和，曰庸，曰仁，義，禮，智，信，曰忠，曰恕，曰敬，曰恭，以至經權義利之辨，真儒爲學之分。學者未能逐字體認，其於源流本末，體用分合之際，茫如也。既不能得聖人之所以貫，又何以窺聖人之所爲一？夫六經四書之旨，先儒之講論，詳且備矣。而紫陽朱子，尤集其大成。顧周、程、張、朱五子之書，浩衍廣博，學者未能一覽而竟。惟北溪陳先生，親受業於朱子之門，所著字義二卷，簡而該，切而當。蓋彙周、程、張子之旨，而總折衷於朱子，融會貫串，從博歸約，語不多，而源流本末，體用分合之際，燦若列眉，洵經學之指南。而諸大儒性理之提綱也。或謂初學方涉流攬末，豈即能窺見原本，必俟下學功至，方可探索。余謂不然。譬如射者，初學彎弓，豈便能中的？然不樹之的，何以習而

至於中。若初學誦習時。卽寓目於是書。識其名目。記其論議。時習之下。溫故知新。始無歧向之患。不然。徒事口耳。固屬無益。甚或邪說謬解。一入其胸次。他日卽膠固而不可拔。濯其不流於異端曲學者鮮矣。則是書也。正爲初學植根基。立標的之綜要也。永嘉舊刻既不可得見。桐川施翼聖得宏治舊本。已鈔版以行。而吾友戴葵亭後得鈔本於竹垞朱先生處。更加增訂詳校刊入。以行於世。津梁後學之功。殆非淺鮮也。康熙甲午歲午月下浣。小長蘆後學顧仲謹識於讀書臺。

舊序二

昔賢教人爲學，必先識字。識字者，非徒記其點畫形象，辨其聲韻平側已也。字各有義，識字而不確究其義，雖識得此字，何所用之？故韓昌黎教人須略識字，非輕薄譏笑世人也。正以徒識字而未曾確究其義爲無益也。然昌黎之言，大概爲文章家聲韻錯謬言耳。聲韻誤則義亦多誤，固也要未嘗根極性命道德之指歸而爲言也。以故原道一篇，首句云：博愛之謂仁，是全未見仁之原本，爲後儒訾議不少。是昌黎猶未得爲識字也。北溪陳先生之書，世人或未之見者，但聞其字義之名，以爲考訂字學之書耳。夫字之爲數，多至幾千萬，古今字書，自說文至玉篇諸種，注釋略備，亦大概注其點畫形象，音韻平仄，及字之本義止矣。先生此書，目止二十有五門，所言則太極理氣之原頭，性命道德之宗旨，心學一貫之會歸，陰陽鬼神之通復，異端曲學之流弊，遂一分疏，既極親切，合而會通之，又極其融洽，其間體用分合，源流本末，無不綱舉目張，秩然條理，然非先生之創說也。先生爲朱門高弟，學見原本，故能合周程張朱之論，而約略其旨，貫串其理，著爲上下二卷，以示下學正的，而上達之途，卽不外是焉。學者得是書而熟玩之，而後讀周程張朱之全書，則胸有繩約，而不患其浩瀚，於以合之六經，四子之章句集注，其於聖門一貫之旨，殆庶幾乎禋向，購是書不得，及得竹垞朱先生所藏鈔本，方欲授梓，而桐邑施翼聖亦得舊本，假板以行，第

其間尚有缺漏及字句訛謬者，因復爲增訂，以公諸世云。時康熙五十三年歲次甲午仲夏上浣，海陽後學戴嘉禧謹識於愛荆堂。

舊序三

程子曰。古之學者一。今之學者三。異端不與焉。一曰。文章之學。二曰。訓詁之學。三曰。儒者之學。苟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。愚竊謂學者生於今日。而欲求儒者之學於微言既絕大義既乖之後。舍聖賢經書。儒先傳註。雖其人具什伯敏妙之資。英特之識。亦孰從而求之哉。六經之書。火於秦。雜於漢。湮塞翳蔽。千五百餘年。自宋興而眞儒輩出。至朱子而集其成。晚年折衷諸儒之說。又加廓大而光明之。著爲章句集註。補苴罅漏。張皇幽渺。由是斯道不傳之旨。煥然如日月中天。學者苟篤信而死守之。如昌黎所謂沈潛乎訓義。反覆乎句讀。更何患微言大義之不可得。而儒者之學之無傳也哉。奈何近世之爲儒者之學者。旨廢前經。妄自標提宗旨。如曰良知。曰慎獨。曰知本。曰靜中養箇端倪。曰隨處體認天理。凡此種種謬說。摘字破句。改頭換面。率以異氏之本旨。而假借文飾以聖賢之語言。其於正道。黠者明攻肆詆。儒者陽奉陰違。復有村夫子鄉學究者。如麻叢出。出於其間。妄謂羽翼經傳。舐筆蘸墨。肆然自託於文章訓詁之列。作爲論說辨議。講章集解等書。以助其狂瀾虐箴。然皆鄙悖不通。蜣丸自矜。而章句集註之義。懵然不能以章解句釋。反目爲迂腐平淡而厭棄之。於是斯道如日中必慧。而妖氛魔霧。復充然雜亂晦冥於兩閒。以至於今。而未知何底。嗚呼。變白以爲黑。倒上以爲下。師傳之弟。弟復爲師。輾轉紛紜。相率於昏衢鬼窟之

中而罔知所出者。豈必其聰明才智之真不若古人哉。夫亦忽於章句集註之故也。其忽於章句集註者。先由於字義之不明。無以提關啓鑰以發其奧窔也。然則字義不明。不惟儒者之學入於詖淫邪遁之途。卽文章訓詁。亦祇成刻人蠹爲旃檀而欲求香氣矣。善乎伊川程子之言曰。凡看文字。先須曉其文義。然後可求其意。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。朱子或問中力辨恕字之義。於漢臣鄧綰之恕已量主。范忠宣公之恕已則昏。謂一字之義。有所不明。其禍害遂至於相率爲不肖。大啓人臣賊君之罪。由此觀之。可以見字義之所繫甚重以切。而從事於經書傳註者之所當先務矣。北溪陳安卿先生淳。親炙於子朱子。而子朱子謂其學見本原者。所著字義上下二卷。門類分爲二十五。雖不及周程張朱五子全書之廣大闊博。而經書中之要義。如身心性命之端。理義道德之旨。與夫陰陽鬼神之微渺。儒術異流之同異。綱舉目張。條分縷析。徧布周密。發揮無遺。而其爲說。又未嘗撰以己意。無非蒼萃周程張子之緒言成語。而折衷於所聞之師說。與夫章句集註之精意。觸類引伸。貫穿洞達。俾覽者源流本末。瞭如指掌。燦如列眉。窮鄉晚進。有志於學。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。苟得是書而玩心焉。知我說之爲是。因知彼說之爲非。知彼說之爲非。愈知我說之爲是。如辨淄澠。如別黃精鈎吻。而章句集註之奧窔。斯可以提關啓鑰。得其門而入矣。如此然後求諸周程張朱五子之全書。沈潛反覆。優柔厭飮。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。則所謂江河之浸。膏澤之潤。渙然冰釋。怡然理順者。亦庶乎可以得之。而儒者之學。將不越經書傳註之外。而有以窺其

微言大義使斯道不傳之旨。若披雲霧而復覩青天。彼誠淫邪遁之說。廓如於太清。而不見於微雲之滓矣。文章云乎哉。訓詁云乎哉。然則是書也。固研窮精微之先驅。而辨晰同異之嚆矢也。朱子曰。四書六經之階梯。近思錄四書之階梯。元勳之刊布是書也。亦願今之讀章句集註者。以是爲階梯爾。或曰。是書也。殆亦訓詁之流歟。夫所惡於訓詁者。謂其蟲魚瑣屑。而無當乎道也。昔朱子稱程氏字訓爲大爾雅。爾雅而云大明。非蟲魚瑣屑之爲矣。且北溪之作爲是書也。所以述朱子之意。而闡朱子之蘊耳。其精遍詳密。又豈達原之字訓。專爲啓蒙者之所可同日而語哉。元勳早歲受讀是書。向無善本。石門張建洪元樞族子施淳如德涵亦皆少時所嘗誦習者。付梓之時。各以舊本來校。其閒謬誤多所訂正。故視他本極爲精當。其嚴陵講義四篇。係嘉定閒先生待試中都。歸遇郡守鄭之悌。鄭率僚屬延講郡庠。因歎張陸王學問無源。全用禪家宗旨。遂發明之。以示諸生。則此四篇尤爲學者司南定的也。宏治閒刊本有之。今仍附後焉。康熙乙亥重午。桐鄉後學施元勳謹識於家塾之古處堂。

宋史道學傳

陳淳字安卿。漳州龍溪人。少習舉子業。林宗臣見而奇之。且曰。此非聖賢事業也。因授以近思錄。淳退而讀之。遂盡棄其業焉。及朱熹來守其鄉。淳請受教。熹曰。凡閱義理。必窮其原。如爲人父何。故止於慈。爲人子何。故止於孝。其他可類推也。淳聞而爲學益力。日求其所未至。熹數語人。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。門人有疑問不合者。則稱淳善問。後十年。淳復往見熹。陳其所得。時熹已寢疾。語之曰。如今所學。已見本原。所闕者下學之功爾。自是所聞皆要切語。凡三月而熹卒。淳追思師訓。痛自裁抑。無書不讀。無物不格。日積月累。義理貫通。洞見條緒。故其言太極曰。太極只是理。理本圓。故太極之體。渾淪以理言。則自末而本。自本而未。一聚一散。而太極無所不極。其至自萬古之前。與萬古之後。無端無始。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。自其沖漠無朕。與天地萬物皆由是出。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。又復沖漠無朕。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。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。而酬酢萬變。無非太極流行之用。學問工夫。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過。湊成一渾淪大本。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。使無少窒礙。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。而大用不差矣。其言仁曰。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。無表裏動靜。隱顯精粗之閒。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。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。乃可以當其名。若一處有病痛。一事有欠闕。一念有閒斷。則私意行而生理息。卽頑癘不仁矣。其語學

者曰。道理初無元妙。只在日用人事間。但循序用功。便自有見。所謂下學上達者。須下學工夫到。乃可從事上達。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。夫盈天地間。千條萬緒。是多少人事。聖人大成之地。千節萬目。是少工夫。惟當開拓心胸。大作基址。須萬理明徹於胸中。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。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。須明三代法度。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。然後爲全儒。而可以語王佐事業。須運用酬酢。如探諸囊中而不匱。然後爲資之深。取之左右逢其原。而真爲己物矣。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。而驗賓主進退之機。如奸好色惡惡臭。而爲天理人欲強弱之證。必使之於是是非非。如辨黑白。如遇鑛錒。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。則雖艱難險阻之中。無不從容自適矣。然後爲知之至。而行之盡。此語又中學者膏肓。而示以標的也。淳性孝。母疾亟。號泣于天。乞以身代。弟妹未有室家者。皆婚嫁之。葬宗族之喪。無歸者。居鄉不沽名徇俗。恬然退守。若無聞焉。然名播天下。世雖不用。而憂時論事。感慨動人。郡守以下。皆禮重之。時造其廬而請焉。嘉定九年。待試中都。歸遇嚴陵郡守鄭之悌。率僚屬延講郡庠。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。全用禪家宗旨。認形氣之虛靈。知覺爲天理之妙。不由窮理格物。而欲徑造上達之境。反託聖門以自標榜。遂發明吾道之體統。師友之淵源。用功之節目。讀書之次序。爲四章以示學者。明年。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。未上而沒。年六十五。其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。門人錄其語。號爲谷瀾口金山所聞。

北溪字義目錄

卷上

命

性

心

情

才

志

意

仁義禮智信

忠信

忠恕

北溪字義

目錄

門人清源王雋編